武經總要

一八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武經總要後集卷七

宋　曾公亮等　撰

故事七

持重　輕敵必敗

戒輕舉　堅壁挫鋭

避鋭　以逸待勞

撟情安衆　軍中虚偽

尅敵安衆心　　辨詐僞

持重

秦王翦將兵六十萬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来乃悉國中兵以拒翦至閉營休士日飲沐而撫循之久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先是荆數挑戰而翦不出荆乃引而東翦舉兵追之令壯士擊之大破荆軍

漢趙充國擊西羌至金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夜遣三

軍銜枚先渡會明以次盡渡虜數百騎出入軍傍
充國曰吾士馬辛苦不可驅馳此皆驍騎難制恐
誘我也且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無
擊遣騎候四望陜中之虜召諸校司馬曰吾知羌
虜無能為矣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
止必為堅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羌豪
相責曰語汝亡反今趙將軍來善為兵欲一鬭而
死可得耶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輜重欲渡

湟水道阸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追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死戰諸校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後竟降之

曹操西征馬超韓遂與超等夾渭而軍遣使講和操不許數挑戰又不出固請割地求送任子為質賈詡偽許之遂請與操相見于是交馬甚歡操又與遂書克日會戰超等敗走諸將問操操曰吾與馬超韓遂戰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賊至

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縱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蜀諸葛亮率衆出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拒之亮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使人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激怒懿懿屢表請戰魏使辛毗持節不許出戰六軍皆肅然莫敢犯違

梁韋叡進討合肥水使王懐靜築城于岸守之魏攻陷其城乗勝至叡隄下其勢甚盛監軍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义叡怒曰寧有此耶將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傘扇麾幢植之隄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叡勵衆軍賊却城潰合肥既平髙祖詔班師叡以賊近惲為所躡悉遣輜重在前身乗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唐李嗣昭守潞州嘗饗諸將登城張樂梁軍矢中其足
嗣昭密拔之坐客不之覺酣飲如故以安士卒心

輕敵必敗

戰國時公子卬為魏將秦孝公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
擊之軍既相拒衛鞅遺卬書曰吾與公子驩今俱
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會盟樂飲而罷兵
以安秦魏公子卬以為然方會盟而鞅伏甲士虜
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

晉陶侃為荆州刺史鎮武昌時新破杜弢乘勝擊杜曾有輕曾之色侃司馬魯眙言于侃曰古人戰爭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軍圍之于石城時曾多騎而侃兵無馬曾容開門出侃陣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百人

朱序鎮襄陽苻堅遣苻丕石越攻之次沔北序以秦無舟檝不以為虞石越遂遊馬以渡序大懼固守城

中越攻陷外郛獲船百餘艘以濟軍後屢戰每引
兵退序不設備督護李伯宗送欵於秦為内應丕
遂克襄陽執序送長安

謝琰為會稽太守時孫恩作亂琰不設備恩奄至海口
入餘姚破上虞進邢浦琰遣參軍劉宣之擊破之
未幾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人情震駭咸議宜持
重嚴備且設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
聽賊旣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也

跨馬而出廣武將軍宣寶為前鋒推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窄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絶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

後燕慕容翰驍武有才為弟皝所忌奔段遼遼弟蘭與翰寇柳城皝遣慕容翰及封奕等救之皝戒翰曰賊衆氣鋭難與爭鋒宜顧萬全謹勿輕進必須兵

集陣整然後擊之翰性驍銳領千餘驍騎為前銳鋒而進封鑾止之翰不從為蘭所敗死者大半

西秦乞伏益州乾歸之弟也時天水姜乳襲據上邽遣益州討之邊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未宜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諸將莫及之但恐其專擅耳若輔之以重臣當無慮也於是以韋虔為長史務和為司馬至太寒嶺益

州恃勝自矜不為部陣令將士解甲游獵縱飲令
曰敢言軍事者斬虔等諫不聽乳率衆拒戰益州
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是孤之罪也皆
赦之

東魏莫多婁貸文為南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孤
如願于金墉城宇文泰軍出幽谷景與高昂議整
旅勵卒以待其至貸文請率所部擊其前鋒景等
固不許貸文性勇而專不受命以輕騎一千軍前

出陜西過瀍澗全軍戰没

王則太原人初以軍功除給事中爵白水子從元文穆

討王果輕騎深入爲果所擒

後周賀若惇爲驃騎大將軍陳將侯瑱安都等圍逼湘

州遏絶粮道乃令惇率步騎六千渡江赴救瑱等

以惇孤軍深入欲窺取之惇每設奇伏連戰破瑱

乘勝徑進遂次湘川因此輕敵不以爲虞俄而霖

雨不已秋水泛濫陳人濟師江路遂斷而敗

隋薛世雄為右翊衛將軍竇建德僭稱長樂王遣世雄率兵三萬討之至河間城南營於七里井建德聞世雄至伏精兵數千人于河間南界澤中悉拔諸城偽遁去亡入豆子谷中世雄以為建德果亡乃不設備建德覘知之自率敢死二千人襲擊世雄會雲霧晝晦兩軍不辨隋軍大潰自相騰藉死者萬餘世雄以百數騎而遁

唐姜寶誼武德初為右武衛將軍時劉武周將黄子英

往来雀鼠谷高祖令竇誼擊之子英以輕兵挑戰
竇誼兵纔接子英輒遁如此者再三竇誼悉衆以
逐之伏兵發軍遂大敗竇誼為賊所擒
趙景慈武德初領軍行總管與獨孤懷恩擊蒲州時堯
君素兵鋒甚銳前後遣將皆不能尅景慈將兵至
城下君素出甲拒之景慈躍馬突進從者十餘人
直趨南門斷賊歸路遂入其壕內賊于地道中出
兵掩之懷恩不能救諸軍皆走景慈被傷墮馬為

賊所擒

郭孝恪為安西都護貞觀中阿史那社介旣擒龜兹王孝恪守之龜兹相那利潛引西突厥之衆并其國中萬餘人来襲孝恪時營於城外有龜兹人来謂孝恪曰那利我之國相人心素歸今亡在野必思為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其備之孝恪乃不以為意那利率兵掩至孝恪始覺領部下千餘人將入城而那利之徒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那利表

裹合擊孝恪自為前鋒力戰而入既失部分則為
胡賊所蹂躪流矢及越斧亂下孝恪旋顧所部尤
有數十人隨之孝恪復將出城既至西門為胡寇
所殺

程千里有勇力為上黨郡長史天寳中賊將蔡希德數
以騎挑戰千里開城門獨將麾下百餘騎逐希德
欲生獲之渡橋橋壞墜水中為賊所執

李仁矩明宗時為閬州節度董璋乃率兇黨以攻其城

仁矩召軍校謀守戰利害皆曰璋久圖反計以賂誘士心兇氣方盛未可與戰宜堅壁以老之儻旬日之間大軍東至賊必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精甲即驅之出戰兵未交為賊所敗既而城陷仁矩被擒

後唐伐蜀班師時副招討使任圜至利州會康延孝叛據漢州掌書記張礪獻策于圜請伏精兵于後先以羸師誘之圜深以為然延孝驍將也任圜儒生

也延孝覘其羸師殊不介意及戰酣圍發精兵擊之遂擒延孝

戒輕舉

春秋時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攻巢門）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我獲射之必殪（殪死也）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

無扞採樵者以誘之（扞禦也樵薪也）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人也）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城下盟諸侯所耻）

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趾足也）及鄢亂次以濟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是南蠻）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

隋煬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州時吐谷渾主與數騎遁其

臣詐為渾主保車師伐真山帝令將張定和率師擊之定和既與賊遇輕其衆少呼之命降賊不應定和不被甲登山賊伏兵于嵒石之下發矢中之而斃

唐王世充移營洛北造浮橋悉衆以擊李密密與千餘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城下密簡鋭卒數百人以邀之世充大潰爭趨浮橋溺死者數萬人

太宗命皇甫繼明白守榮馬紹忠護送軍粮于靈州朝

發軍乘分為三革護送冦至為禦仍命田紹斌率兵援接轉運繼遷知之邀于洛浦河守榮等欲擊之紹斌曰蕃戎輕佻勿棄輜重與戰但接轡結陣徐行守榮等忿曰我不受君節度勿預吾事紹斌因率所部去輜重四五里繼遷望見紹斌旌旗不敢擊守榮自欲邀功遂與戰賊先以羸兵挑戰既而伏發守榮敗中矢潰走蹂踐死者無數紹斌振旅徐還所部不失一人至清遠與張延州會食見

濠中裸而呼之曰我白守榮也以繩引上解衣遺之

堅壁挫銳

春秋時晉將欒書伐楚將戰楚晨壓晉軍而陣（壓乘其未備也）軍吏患之裨將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灶陣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陣而前決開營壘為戰道）書曰楚師輕佻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終敗楚師

後漢更始初光武在河北擊銅馬賊于鄡吳漢將突騎來會青陽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擄掠者輒擊取之絶其粮道積月餘賊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

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南立數十屯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于平地立營數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兵東下鋭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尤

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奬勵
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廣野當
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
當疲頓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備知其計不
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吾所以不聽
諸軍擊班者揣其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
在初當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御持經七八月其
諸要害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彼乃猾虜其

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束茅以火攻之諸軍同時發火破四十餘營備升馬鞍上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

魏末吳將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司馬師使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師曰恪卷

甲深入提兵死地其鋒未可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諸將高壘以偹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者大半師乃令欽督銳卒趣合榆斷其歸路儉帥兵以為後應恪懼而遁欽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前趙劉曜遣將討諸羌大酋權渠率衆保險阻曜將遊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曰使劉曜自來猶若無人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

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
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
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
其無備夜分喻衆秣馬蓐食遲明設伏而戰擒伊
餘盡俘其衆
唐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
軍太宗登玉壁城覩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来
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取

難與力爭令衆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粮運致竭自當退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暗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休一戰敗之

武德中太宗領兵征薛仁杲攻折墌（上思力反 下之石反）城賊有十萬餘衆兵鋒甚銳數来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挫衂彼銳氣尤盛必輕敵好鬬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

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
賊粮絶軍中頗攜貳其將相繼来降太宗知仁杲
人心内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命行軍總管梁實
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將宗羅睺自恃驍悍求戰
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鋭攻梁實冀逞其志梁
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
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申令諸軍
遲明合戰令將軍龎玉陣于淺水原南出賊之右

以先餌之羅睺并軍共戰王軍幾敗太宗親御大
軍奄至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三軍齊奮
呼聲動天地羅睺氣奪於是大潰
太宗討劉黑闥阻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奇兵斷其粮道
黑闥又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
粮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預壅洛水上流謂守堤
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渡而決堰黑闥果率步
騎二萬渡洛水而陣與官軍大戰氣索而潰水又

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級溺死者數千人

黑闥與范願等以千餘人奔於突厥

僕固懷恩引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南下京師大恐郭子儀出鎮奉天帝召子儀問禦戎之計子儀曰以臣所見懷恩無能爲也帝問其故荅曰懷恩雖稱驍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爲亂者因思歸之人耳懷恩本臣偏將其下皆臣之部曲恩信常及之今臣爲大將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

也虜寇邠州子儀在涇陽令長男朔方兵馬使曜
率師援之與邠寧節度使白孝德閉城拒守懷恩
前鋒至奉天近城挑戰諸將請擊之子儀止之曰
彼深入利在速戰不可與爭鋒況彼皆吾之部曲
緩之自當攜貳若迫之是速其戰戰則勝負未可
知言戰者斬堅壁待其弊自不戰而退

本朝征高平付潘美精卒數千扼江猪嶺虜果由是路
來援美堅壁不與戰虜遁去

避銃

春秋時城濮之戰楚子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不從而敗

後漢末袁尚據鄴率兵圍擊兄譚于南皮留蘇由審配守城曹操圍鄴尚還救鄴諸將皆以北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操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從西

山来者此成擒耳尚果循西山来臨滏水為營夜
遣兵犯圍操逆擊破走之城中奔潰
陳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襲湓城齊王琳遣巴
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引兵東下
陳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等以琳軍
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急琳謂得天道
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擊敗之
隋来護因高智慧據江南叛從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

為營圍亘百餘里船艦初渡鼓譟而進護言於素曰吳人輕鋭利在舟檝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為然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漲天賊顧火而懼素因前後合擊智慧敗死

李靖從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弘率精

兵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弘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率師與賊合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

以逸待勞

梁司州刺史柳仲禮留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步騎一萬寇襄陽西魏將楊忠帥衆南伐攻梁隋郡克之

進圍安陸仲禮聞隋郡陷恐安陸不守遂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嫺野戰況仲禮今已在近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克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于是選精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于漴忠親自陷陣擒仲禮悉俘其衆安陸及夷陵郡皆降如忠所策

後周遣將率突厥之衆逼齊晉陽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諸將咸欲擊之韶曰步卒氣力有限今積雪凝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敗之敵前鋒盡殪餘衆宵遁

唐武德中太宗戰竇建德于汜水東建德列陣彌亘數里太宗將數騎登高而覩之謂諸將曰賊度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陣久卒饑必

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陣自卯至午兵士饑倦皆列坐又爭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戰大敗之生擒建德

矯情安衆

楚漢相持漢王與項羽臨廣武之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傷胷而捫足者以安衆）漢王病瘡卧張良彊請漢王起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

入成皐

後漢耿弇征張步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

吳漢征蘇茂迎戰墮馬傷膝還營諸將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軍士激怒人倍其勇

蕭衍舉兵指建康至新林楊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賊城中遥見麾

益縱神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
幾中吾足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
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
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戰輒
先犯公則壘公則奬勵士卒克獲更多
武帝遣曹仲宗等攻魏渦陽又以韋放為明威將軍總
兵會之魏大將費穆率師奄至于軍營未立麾下
止有三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單騎擊刺

屢折魏軍洵馬被傷不能進放冑又貫三矢衆失
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惟有死耳乃免
冑下馬據胡牀處分士卒皆死戰莫不一當百遂
大破穆諸營壘一時奔潰衆軍乘之斬獲畧盡
本朝安守忠淳化中徙知雄州方與僚佐宴飲有軍校
謀變擁及門閽吏狼狽入白守忠言笑自若徐顧
坐客曰此輩酒狂耳一時擒獲人服其量
駙馬都尉王承衍知天雄軍時契丹冦鎮陽候騎至真

州去魏二百里隣境戒嚴城中大恐屬上元節承
行獨下令市中及佛寺燃燈設樂與賓佐遊達旦
人賴以安
雍熙中王師大舉北伐幽州道行營前軍都監郭守文
與敵遇為流矢中氣色不撓督戰益急左右騎從
莫知之也
景德中契丹入寇車駕幸澶淵以向敏中為鄜延部署
知延州賜密詔盡付西鄙許以便宜從事敏中受

詔藏之視政如常日邊籓以安車駕還乃納前詔

少府監雷有終討蜀賊李順進至廣安軍軍壘瀕江三面立柵會夜陰晦賊衆奄至鼓譟舉火士伍恐懼有終安坐櫛髮氣貌自若賊既合圍有終引奇出其後擊之賊衆驚擾赴水死者無算

軍中虛偽

漢景帝時吳楚反周亞夫將兵擊之吳楚乏粮欲退數挑戰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

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

魏將張遼以荆兵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驚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非一營中謀反必有造變者欲以擾亂衆人耳乃令軍中安坐遼親將兵中陣而立有頃得首謀者立殺之

尅敵安衆心

後漢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東晉末寇逼建業荆州都督劉道規遣别將檀道濟到彦之赴援朝廷為賊所破時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单車迎之衆咸感悦衆議欲使檀道濟到彦之共擊荀琳等道規曰非吾自行不决乃使宗之居守委以心腹率衆將破賊時蜀焦縱又以桓謙寇江陵為荆州刺史道規擊敗之斬謙及荀琳初謙至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内虚實道規一皆焚燒衆乃大安士

庶咸感其焚書之恩終無二志

唐李晟率勤王兵入京師勒兵屯于含元殿側號令諸軍曰長安士庶多陷賊庭若小有震驚則非伐罪弔民之義也晟與公等各有家室離別數年今已成功五日内不得輒通家信違命者斬乃遣京兆尹李齊運告諭百姓居人安堵秋毫無所犯軍人有擅取賊馬者及大將高明曜虜一賊妓司馬伷取賊馬二疋晟皆立斬之莫敢仰視士庶無不感

恍咸欷歔流涕遠方居人亦有經宿方知者

辯詐偽

本朝太平興國中馬知節領兵戍秦州時李飛雄矯乘驛稱詔使至境召知節及劉文裕等縻縶之將加害知節辨其詐因詔文裕反執飛雄案其奸而族之

裴濟知鎮州立春日出土牛以祭酌奠始畢有卒扶牛去濟察其舉止知欲為變亟命擒之果有竊發者

數百人已刼鄜關矣悉蒐捕腰斬之軍民肅焉
裴濟監戍兵于威虜軍途次鎮州夜有賊騎扣城門大
呼曰官軍至矣州將信之促守吏開關濟遽止之
曰此必妄也及旦果有胡兵退去太宗嘉之

武經總要後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武經總要後集卷八

宋　曾公亮等　撰

故事八

御士推誠　與敵推誠
以恩信結敵人　知人
善用人　解仇用人
使過　示信

示義　　以義感人

激怒士心

御士推誠

後漢更始初光武為蕭王定河北諸賊銅馬餘衆降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勑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按行陣降者皆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内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

東晉末劉道規為荆州刺史叛臣桓玄餘黨荀林屯江

津桓謙屯枝江二寇交通久絶都邑之閒荆楚既破桓氏故舊並懐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聞諸軍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又並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

西魏王羆守華州（今馮翊郡）時西魏師戰于河橋不利東魏降卒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聞之乃大開州門召軍人謂之曰汝聞天子敗績不知凶

吉諸人驚駭咸有異志王羆受恩于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殺我恐城陷没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者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志

與敵推誠

唐將郭元振在凉州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彊盛然屢請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于帳前與烏質勒公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

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副使解琬知其謀勸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身在寇庭遁將安適乃安卧帳中明日親入虜帳哭之甚哀行弔贈之禮娑葛乃感其義復與元振通好

郭子儀屯于涇陽僕固懷恩率番虜来寇子儀一軍萬餘人而經虜圍之數重子儀使李國臣拒其東魏

楚王當其南陳回光當其西宋元琮當其北子儀
率甲騎二千出沒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此誰也
報曰郭令公也回紇驚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
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我從
其来攻今令公在天可汗存乎對曰皇帝萬歲無
疆回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又使諭之曰公等頃
歲逺涉萬里剪除凶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
等周旋艱難何日忘之今一旦棄舊好助一叛臣

何其愚也且懐恩背主棄親於公等何有回紇曰
為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誠存可得而見
之乎子儀將出諸將諫曰戎狄之心不可信也請
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固不敵且至
誠感神况虜輩乎諸將曰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
儀曰適足以為害也乃傳呼曰令公来虜初疑持
矢待之子儀以數十騎免冑徐出而勞之曰安乎
公等久同忠義又何至于是回紇皆捨兵下馬齊

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佳

錦歡好如初

德宗時朱泚朱滔王武俊聯兵反泚既汙宮闕羣賊附

李希烈希烈僭號欲稱制衆心稍離帝自奉天下

罪已詔赦昭儀帥李抱真先遣門客賈林以大義

説武俊合從擊泚武俊雖許之然尚猶豫抱貞乃

以數騎徑入武俊營謂曰朱泚希烈僭竊大位足

下不能自振于數賊之間乃舍九葉天子而臣反

虜乎因言及播越抱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動左右又于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結為兄弟而别明日合戰大破朱滔

淮西既平裴度為節度招撫使蔡人大恱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燃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除盜鬭殺外餘盡除其往来者不復以晝夜為限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度以蔡卒為牙兵或以為反賊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

度笑而荅曰吾受命為帥元惡就擒蔡人即吾人

也父老無不感泣

賈耽為義成軍帥時淄青李納雖外奉朝命而心常蓄

併吞之謀納兵士數千自行營歸路由滑州大將

請城外館之耽曰與人隣道奈何野處其兵士因

館之城内淄青將心服之

令狐楚為河陽節度使將為重徹移鎮滄景以河陽銃

卒三千人為牙兵士卒不顧去鄉中路潰散不敢

歸屯于境上時楚未至聞之即疾馳赴鎮潰卒亦
至城北將大寇掠楚單車出諭以逆順咸令兵士
弛弓釋甲用之為先驅以歸仍斬其首惡衆遂定
五代李茂貞為鳳翔節度性至寬有部將符昭者人或
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左右熟寢經宿而還
上下遂服之
以恩信結敵人
唐蘇定方之討賀魯薛仁貴上䟽曰臣聞兵出無名事

故不成明其為賊衆乃可服今泥熟等所以不服賀魯為賀魯虜其妻子也設于賀魯諸部落得泥熟等家口將充賊者宜括取送還仍加賜賚使百姓知賀魯是賊知陛下德澤廣及也高宗然其言使括泥熟家口悉送還之于是泥熟等請隨軍効死

張儉前在朔州屬李靖平突厥之後有思結部落貧窮離散儉招慰安集之其不來者或居磧北旣親屬

分住私相往還儉並不拘責但存紀綱羈縻而已
及儉移任州司謂其將叛遽以奏聞朝廷議發兵
進討起儉為使觀動靜儉疋馬入其部落仍召諸
首領布以腹心咸稽顙而至便移儉就代州即令
檢校代州都督儉遂勸其營田每年豐熟慮其私
蓄富貴易生驕奢表請和糴擬充貯備番人喜悅
邊軍大收其利
隋末義兵起屈突通鎮長安兵敗勢蹙或說通歸降通

泣曰吾蒙國重恩歷事兩主受人厚祿安可逃難

有死而已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

爾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

本朝至道中交趾酋長黎桓不順海賊頻年剽刼朝廷

加恩于桓以轉運使陳堯叟為國信使先是將命

交趾者必贈遺數千緡桓所賦斂往往斷民手足

堯叟召其子瑗受以朝命却其私覿及交趾民下

文勇等先殺人亡命昔鎮將贓匿凡有百餘人堯

叟皆捜獲付之且戒之勿加酷法交趾感恩桓乃
捕送海賊為謝且言已勒溪洞不得擾動

知人

後漢光武任使諸將多訪於鄧禹禹每有所舉皆當其
才光武以為知人吳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
以詞自達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禹問可使行者
禹曰數與吳漢言其人勇悍有智謀諸將鮮及即
拜大將軍果立大功

蜀將諸葛亮率諸軍駐漢中以魏延領司馬楊儀為長史延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惟儀不假借延延以為忿有如水火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粮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于儀亮深惜儀之才幹延之驍勇嘗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延儀才有所偏孔明任人各取所長

晉羊祜為征南將軍王濬參軍事祜深知之或曰濬為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

有大將軍才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識者謂祜能
舉善焉濬後為益州刺史祜以濬有奇畧密表召
濬伐吳之役舉杜預自代遂建大功
陳武帝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為壽各稱
功武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
而識暗狎于下而矯于尊矜其功不知其拙周侯
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
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如其

言

隋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李景發兵拒之諒遣劉嵩喬鍾馗等攻之景帥士卒殊死戰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叅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頴多謀畫拒守之術景推任此三人無所關預惟務持重時出撫循而已

唐裴行儉曉用兵有奇術兼負知人之鑒嘗所引偏裨程務挺張虔勗崔智䂮王方翼党金毗劉敬同郭

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盡爲名將至刺史者十數
人
西川劉闢反杜黄裳以爲獨任高崇文可以成功遂拜
神策行營節度使兼統左右神策奉天麟遊諸鎮
兵以討闢時宿將專征者甚衆人人自謂當選及
詔出大驚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伍千常若寇至及
是中使至長武卯時宣命而辰時出師五千卒器
用無缺者至興元有折逆旅之匕箸者斬之以徇

西從閬中入遂卻劒門之師解梓潼之圍黃裳又奏請不以中官為監軍只委高崇文為使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人謂崇文曰若不奉命當以劉澭代汝由是得崇文死力既平闢宰臣入賀帝目黃裳曰此卿之功也

本朝曹彬為樞密使太宗詔舉材堪將帥者久之彬曰知人不易朝廷雖是未見其能臣有子瑋好謀而斷謂堪試用太宗喜其内舉乃自閤門祗候擢渭

州時年十九至部騰檄區落告以丹青之信戎人皆泣下康奴羌舉族内附李繼遷寇西凉次石門瑋率兵邀敗之城籠竿川滅章理族卒破喃囉以功累歷方鎮

善用人

前漢陳平事魏王說不聽去歸項羽羽久不任平乃就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拜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及絳灌等毀平曰平居家時盜嫂事魏王不

用亡歸楚楚不中又亡歸漢伏願大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詰無知曰有之乎曰有之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于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可以利國家耳盜嫂安疑乎漢王召平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從事楚亦然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魏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羽項羽不信人事以歸大王信臣計

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
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加賜拜
以為護軍中尉諸將乃不敢復言卒用平計滅楚
封户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非臣之功也王曰吾
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
臣安得進上曰若子者可謂不背本矣乃并賞無
知
唐尉遲敬德舉城來降太宗大悅引為右府統軍屈突

通殷開山咸諫太宗引入卧内賜以金寳謂曰丈夫以意氣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吾終不聽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願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他日從獵于榆窠遇王世充領步騎數萬来戰世充驍將單雄信領騎直趨太宗敬德躍馬大呼横刺雄信墜馬賊徒稍却翼太宗以出賊圍更率步騎與世充交戰數合其衆大潰擒魏將陳知畧獲排矟兵六千人太宗謂敬德曰衆人

譖公必叛我意獨保明之福善有憑何相報之速也

鄭從讜知人善任性不驕矜故所至有聲績在太原時大將張彥球彊禁難制前後帥守以疑間貽釁故軍旅不寧及從讜撫封四年知其才用可委開懷任之得其死力故抗虜全城多彥球之力也

郭孝恪唐初拜萊州刺史令與徐勣經營武牢以東所得州縣委以選補其後竇建德率衆來援王世克

孝恪于青城宫進策於太宗曰世充日蹙月迫力盡計窮懸首面縛翹足可待建德遠来助虐粮道阻絶此天喪之時請固武牢屯軍汜水隨機應變則易為功太宗然其計及破建德平世充太宗于洛陽置酒高會諸將曰孝恪謀擒建德之策王長先龍門下米之功皆出諸人之右也

顔真卿為平原太守禄山遣其將李庭湊高邈何千年等守土門真卿從父兄長山守杲卿與長史袁履

譙謀殺湊邀擒千年送京師土門既開十七郡同日歸順共推真卿為帥得兵二十餘萬橫絶燕趙詔加真卿户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與郡人来乞師謂真卿曰聞公義烈首倡大順河朔諸郡恃公為長城方今清河實公之西隣也僕辛寓家得其虛實知可為長者用今計其蓄積足以三年平原之富士卒可以二年平原之彊因而撫之以為腹心輔車之郡其他小城運

之如臂使指惟公所命誰敢不從真卿借兵四千人令萼將之真卿謂曰兵出也吾子何以教我萼曰今聞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東下將出崞口為賊所扼兵不得前今若先伐魏即斬袁知泰公同馬垂使為西南主分兵開崞口之路而出千里之兵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力固志十萬之衆狥河陽分兵而制其衝計王師不下十萬公當堅壁無與挑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

真卿然之乃移牒清河等郡遣其大將李擇及副將范冬馥裨將和琳徐浩等進兵與清河數千人合勢而博平以千人來三郡之師屯於博平去堂邑縣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深乙舒蒙等以二萬人來拒戰大敗之斬首萬餘級

解仇用人

春秋時魯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鮑叔乘勝而進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

也管仲讐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讐甘心言快意戮殺之乃殺子糾於生竇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堂阜齊地歸以告曰夷吾治於高傒高傒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高敬仲之才多於政事使相可也從之

初臼季使過冀見郤缺耨其妻饁之臼季晉臣冀晉邑耨鋤也野饋曰饁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臣聞之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弑文公對曰鯀舜之罪人也用禹以

濟管仲桓之罪人也實相以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父死故進之也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先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

前漢韓信擊敗趙軍令軍中無斬廣武君李左車有生得之者賞千金頃之有縛而至麾下者信解其縛東嚮坐而師事之得平燕之策

周德威與李嗣昭有私憾李克用臨終顧謂其子存勗曰進通忠孝不負我（嗣昭小名進通）重圍累年似與德威有隙以吾命諭之若不解重圍殁有遺恨存勗達遺旨德威感泣由是奮力突戰竟破彊敵與嗣昭歡愛如初

使過

春秋時殽之役晉人既歸秦三帥秦大夫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

也夫子何尤復使為政其後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晉侯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昔飧壁之施）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于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乃舍之

殺顛頡以狥于師

邲之戰晉中軍元帥荀林父敗績晉師歸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也）城濮之役晉師三日館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也）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無乃不可

乎林父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
日月之蝕焉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位
唐蕭銑據荆州遣李靖安輯之至陝州阻水漲久不得
進高祖怒其遲留陰敕陝州都督許紹斬之紹惜
其才為之請命于是獲免會開州蠻首冉肇則反
率衆寇夔州趙郡王孝恭與戰不利靖率兵八百
襲其營後于要險設伏臨戰斬肇則俘獲五千人
高祖甚悅謂公卿曰朕聞使功不如使過李靖果

展其効

嗣曹王臯為江西節度其將伊慎嘗將江西兵從李希烈平襄州希烈反懼臯用伊慎乃陰遺之鎻甲又詐為慎書往復置于境上上聞即遣中使斬慎臯表請赦令自効會與賊夾江為軍中使又至臯乃勉令以功自贖賜之以所乘馬及器甲令摧鋒而先臯率軍繼之冀其有功果大破賊斬首數級慎方得免罪

高崇文伐蜀次萬勝堆大將阿跌光顏與崇文約到行
營愆一日懼誅請深入以自贖乃軍于鹿頭西大
河之口以斷賊粮道賊大駭是日賊綿江柵將李
文悅以兵三千歸順尋而鹿頭將仇良輔舉衆二
萬及以城降

本朝初西山巡檢郭進善以權道任人嘗有軍校自西
山来詣闕訟進不法事太祖謂近臣曰所訴事多
非實蓋進御下甚嚴殺必是此人有過畏懼而誣

耳遣中使送與進令詰而殺之進方奉表稱謝會并人入寇進因謂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捨汝罪令汝掩殺并寇如得勝即薦于朝如敗便可自殺其人踴躍聽命果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太祖悅而從之

田紹斌嘗盜官馬數匹事發獄具廷紹斌稱死罪太祖知其驍勇欲宥之執于門外遣內侍私謂之曰汝今死有餘責紹斌曰若恩貸死必能盡節上報詔

廷下特釋之悉賜金帛會征江南擇諸軍備事得五百人為步鬬軍令紹斌統之及率騎二千抵昇州城下多所克捷

示信

春秋時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諜間也）人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命退舍原降

晉文公伐楚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

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無失信不背三舍之約先軫所謀軍事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代之政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衆人悅服

魏明帝自征蜀至長安適張郃領勁卒十餘萬向劔閣諸葛亮有戰士二萬依代當還更番歸者八萬餘時魏軍始至參佐咸以敵衆彊多非力所制留當還者以并聲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為本

得原失信古人所惜今當還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計日豈可留之乃勑速遣于是應去者咸願留一戰遂拔刃爭先無不以一當十大敗張郃司馬懿之衆

示義

春秋時晉將荀吳伐鮮虞圍鼓白狄別種鼓人或請以城叛吳曰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

所甚惡如所好何無復以如所好若其勿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所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苟吾心莫能以示義或生變有死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克鼓而返不戮一人

晉羊祜都督荆州軍士卒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懐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于是教兵士墾田六百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嬰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降者前

後不絶乃増修徳信以懐柔初附將帥有欲進譎
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吳將陳尚潘景
来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哭之厚加殯斂景尚
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
縳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祜行軍
吳境刈穀為粮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江沔游
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
得者皆封還之于是吳人翕然悦服稱為羊公不

名吳將陸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左右多
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抗每告其戎曰彼專為
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屈也

隋絳郡賊柴保昌等有衆八萬煬帝令户部尚書樊子
蓋擊之子蓋深溝高壘不敢出戰有來歸者必坑
殺之由是莫敢降連年不能克煬帝命唐祖攻之
賊有來降者皆引至左右推赤心以待之人咸自
安願効死力其黨相謂曰我等皆無逆心徒以政

令嚴酷懼死為盜耳前後首者皆為子盖所殺窮無所歸今唐公與人無隔恩義如此我輩知不死矣遂相率歸前後至者數萬人餘賊散走他郡

以義感人

唐嗣曹王李臯遷湖南觀察使前使辛京杲貪殘有將王國良鎮武岡縣豪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國良危懼遂散財聚衆據縣以叛諸道同討連歲不能下臯受命乃曰驅疲罷誅反側非所奉聖朝事遣使

遺國良書曰覯將軍非為逆者蓋遭讒嫉耳我已
蒙聖朝昭雪使我我何忍加兵將軍將軍以為不
然我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將軍所
度也國良且憂且喜遣使請降皋即日赴縣受降
中道有候騎馳告曰國良軍中有變言降是詐也
皋曰非爾輩所知遂留麾下兵單騎假稱使者徑
入國良壘中國良召使者入皋遂大呼軍中曰有人識
曹王否國良何不速降一軍愕然不敢動適有識

者走至傳呼曰是國良匍匐叩頭請罪臯執手約
為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倉庫給兵士令復農桑
馬

劉昌初至平凉刼盟之後所收聚亡殁將士骸骨坎瘞
之因感夣于昌有愧謝之意昌上聞德宗下詔深
自刻責遣秘書少監孔述睿及中使御饌内造衣
服數百襲令昌收其骸大將三十人將士百人各
具棺柩衣服葬于淺水原分建二塚大將曰聚義

塚將士曰懷忠塚詔翰林學士撰銘志祭文昌戚
陳兵設幕次具肴饌祭之昌及大將皆素服臨祭
焚其衣服紙錢别立二石標題以塚名而諸道師
徒莫不感泣昌在西邊僅十五年彊本節用軍儲
豐羡
朔方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待希忠等千餘人時并州
大同横野等軍有九姓同羅拔曳固等部落皆懷
震懼張説率輕騎二千人持旌節直詣其部落宿

于帳下召酋帥以慰撫之副使李憲以為夷虜難
信不宜輕涉不測馳狀以諫說報書曰吾肉非黃
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且士見危致
命是吾効死之秋也于是九姓感義無不悅服
淮安王孝恭討蕭銑銑將帥與官軍拒戰死者罪狀既
重當籍沒其家以賞士卒李靖曰王者之師義存
弔伐百姓既受驅逼拒戰豈其所願今新定荆郢
宣弘寬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

溺之道但恐自此以南城鎮堅守不下非計之善
遂止江漢城邑聞之莫不爭下

激怒士心

燕圍齊即墨田單宣言曰吾懼燕軍劓所得齊兵燕人
如其言齊人皆怒愈堅守田單又縱反間言曰吾
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戮辱先人可為寒心燕軍
盡掘塚墓燒死人齊人于城上望見皆涕泣甚欲
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遂破燕師

後漢班超使西域至鄯善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曰今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虜使纔到數日而王廣禮貌即廢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當為豺狼食矣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功成事立矣衆曰善夜將士奔虜營會起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

見火然皆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
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餘
衆燒死

蜀龐統勸劉備襲益州收劉璋備曰此大事不可倉卒
及璋委備擊張魯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
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
吾為益州征彊敵師徒勞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
之財而吝於賞功望士夫出死力戰其可得乎由

是相與破璋

唐安祿山反長山郡盡為賊傷死人蔽野大將李光弼帥本鎮兵來援親酹其屍而哭之為賊幽閉者出之誓平寇難衆皆感動

李愬受魏博節度時幽鎮復亂田弘正遇害弘正累世為魏帥愬聞之素服以令三軍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聖化者田公也天子以其仁愛使治鎮州且田公出于魏撫帥七年一旦鎮州不道敢茲殘害以魏

無人也若父兄子弟受公恩者其何以報衆皆大
哭敢効用焉
後唐栢鄉之役兩軍旣成列莊宗以梁軍甚盛慮所部
弱欲激壯之手銀罌賜李嗣源酒謂之曰卿見南
軍白馬赤馬都否覩之令人膽破嗣源曰彼虛有
其表目昃日當歸吾廐中莊宗撫髀大笑曰卿以
氣吞之矣嗣源引鍾盡酹即屬鞬揮鞭躍馬挺身
與其部下百人直犯白馬赤馬都奮撾舞矟生挾

二馬而還飛矢麗其甲如蝟毛由是三軍增氣自
辰及未騎軍百戰嗣源往来衝擊執獲不可勝計
是日梁軍大敗

前漢郅都為鴈門太守匈奴素聞郅都名不犯其境都
死不近鴈門匈奴中為偶人象都（以木為人象都之形也）馳
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

魏司馬懿討公孫淵淵保襄平懿進軍圍之會霖潦大
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帝令軍中敢有言徙

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既破城兵士寒凍乞襦或曰辛多故襦可賜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不與

唐范希朝為振武節度界上有党項室韋交居番落之俗有長帥至必效奇騎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不敢橫暴番雖狗竊鼠偷必殺無赦

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表留滿顛兵以助其功

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之斬于城下
軍中股慄役者無不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

乾隆御覽之寶

武經總要後集卷八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畢所諱